



王鼎钧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2015年4月

王鼎钧新著《书滋味》

用书抚慰躁动的心灵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荆墨

王鼎钧先生是公认的散文大家,被誉为“一代中国人的眼睛”,其作品独树一帜,呈现出大历史的深度、厚度和广度。王先生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,仍笔耕不止,最新著作《书滋味》(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),虽是一本读书杂感的结集,实际上却是他晚境心曲的委婉表白,从而用书抚慰躁动的心灵。

书中滋味是什么?王鼎钧把抽象的阅读感受,转化为具体的味觉经验,借用古人诗句“有味诗书苦后甜”来谈读书。于是,他笔下的作家,皆是有“滋味”的:辣而有味,南方朔也;苦而有味,三毛也;咸而有味,杨牧也;甜而有味,痖弦后期的诗也;酸而有味,余光中晚期的散文也。他还拿《文学回忆录》四部曲作类比:第一册,写少年故乡,滋味如同饮乳;第二册写抗战求学,滋味如同饮水;第三册写内战风波,滋味如同饮酒;第四册写台湾三十年,滋味如同饮药。真是“酸甜苦辣咸,书中滋味长”。

王鼎钧讲自己读书实在很少,自然是一种谦虚。但他“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,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”,竟令人一时无语。而有着如此的经历,他对于自己所读的每一本书,体味出某些独得的滋味与见解,或已成必然。他点评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与龙应台的《大江大海》,尝试着从历史纵深处写起,描绘出一幅由抗战到内战,再到漂泊台岛的硝烟弥漫的历史长卷,而自己则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介入其中。在品味别人文字的同时,他亦在诉说着自己的人生苦难。那种况味,局外人或难以尽数体尝。

王鼎钧有着独特个性的审美价值。他直言自己不喜欢鲁迅,“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,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,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”。他认为巴金、茅盾、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,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,构成“语文的世界”。他于沈从

文的推重,贯穿其间的文学审美观念是一致的。他对莫言的《红高粱》亦有微词:莫言会讲故事,但多是“为文造境”,而好的故事,还是应该遵从历史史实。“为文造境”,固然可以增加故事的叙述力度,但却经不起时间的推敲。

王鼎钧的读书文字有独特的阅读味道。在他笔下,小说家朱天心、朱天文姊妹俱被纳入张爱玲谱系,但“味觉”并未重复,大朱如橘,小朱如橙。鲁迅的作品绝对影响了张天翼,读前者如吃核桃,读后者如嗑瓜子。他读梁启超时联想胡适之,梁如羹,胡如汤。梁实秋、陈西滢风格相近,梁如莲子,陈如松子。他认为,如果读书的时候和饮食联结,可以增加读书的乐趣,如果饮食的时候和读书比附,可以增加食物的甘美。他娓娓道出了种种对于生活的描绘与想象,使人置身其中,能找回丢失的记忆,真是神奇。

王鼎钧的作品风格圆润,

境界圆融,浑然天成而不造作。他写读书的文字,亦是如此。他觉得,他读书是在筑少年时代的文学梦,自云读小学时候,一度亲近过郁达夫,郁达夫写漂泊的经验的文字给了他一种无形的美感。他喜欢这种漂泊的美感,更喜欢带着自己的人生况味进入书本当中。他写的读书文字,并不像专业文学评论者那样拿腔拿调,文字里多了几分闲适与自在。虽然,他的读书杂感,也带着“论”的式样,但却更忠实于个人的感性经验与人生感悟。他的这种借他人的酒杯浇胸中块垒,是在深沉之外,自有了一份天真存。

读完全书,感觉王鼎钧的读书文章,有文学评论的影子,有书评的印记,更有随手写来的无拘束,他自认算是杂文的一支。这种杂,或在于所读之书常常是个引子,引出王鼎钧自己的亲历,引出似漫无涯际的跑野马,而文章的好看,大约亦正在这里罢。在浮躁气氛漫延的今天,读《书滋味》能抚慰我们躁动的心灵。■

新书推介



宋以朗著 陈晓勤整理
花城出版社 2015年4月

宋家客厅: 从钱锺书到张爱玲

本书是作者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。宋淇(1919—1996),笔名林以亮等,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,在文学批评、红学研究、翻译、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;与张爱玲、钱钟书、傅雷、吴兴华、夏志清等有深交,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,张爱玲去世前将遗物(包括遗稿)交给宋淇、邝文美夫妇保管。作者在私家资料、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,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,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,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,也构建了一部“细节文化史”,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、翻译、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。



吴淡如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年3月

最努力的时候 运气最好

我通往未来的路上,的确有一道高墙,但它只阻挡不够热爱的人。吴淡如最阳光的散文作品,送给把自己隐藏于黑暗之中或徘徊于十字路口需要力量的你。她的文字有着最坚定的淡然,为你带来人间最阳光的鼓励:请相信,你终将成为一个相信自己的人,一个勇于实现梦想的人,一个随遇而安的人,一个独处时也可以微笑的人,一个在忧郁中也可以嗅出美感的人,一个在快乐时仍会有清明主张的人。

世间种种所谓的运气,其实都是自己努力所得。只有努力,我们在获得好运时,才能灵魂安宁、受之无愧。你只需从现在开始努力。

新书斋

《传奇女书》: 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颐

世上的文字有千种万种,但惟有一种专供女性使用,因此谓之曰“女书”。

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地区。关于女书的确切文献记载很晚才出现,仅仅是1931年和济印刷公司刊印的《湖南各县调查笔记》上册“花山条”一则,称在山上有纪念唐代谭姓姊妹的庙宇,每年5月,各乡妇女焚香膜拜。“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,似蒙古文。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,余未之见。”

男人不认识,只有妇女会写会读,这其中包涵了什么样的密码信息呢?我在《传奇女书》中寻找答案。清华大学历史学、文学专家赵丽明教授长期从事和女书有关的田野调查和分析研究。《传奇女书》资料丰富,追根溯源探讨女书产生的背景,精选女书原件阐述女书的书写方式,并且说明了女书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。

《传奇女书》收录了很多女书原件扫描。这些呈长菱

形、纤细均匀、似蚊似蚁的特殊文字,于我这等局外人看来,自然是如同天书,但是对于审美的直觉而言,它们很吸引人,何况边上还有汉字翻译呢。于是对照着一幅幅看过去。内容令人惊讶,这些真的是出于乡野阡陌的农家女之手吗?除了“春眠不觉晓”这些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之外,居然大多是以七律诗的节奏来说诉自身的遭际、生活的烦恼、婚姻的不幸等。如写太平军破城逃难,叙事长诗,“一家团圆各走散/走得四边不安然/十分急忙走不起/可怜年轻妇道人……”,诸如这般的语句,平白简浅,或许不大押韵,但是天然具有类似于口语文学的力量。

由赵丽明的阐述也可知,女书作品主要是自传,诉苦歌,每个人都写自传。赵丽明称女书功能有两点真谛:“第一,自我倾诉,自己心里有什么苦都说出来,写出来,唱出来,为自己减压;第二,小组交

流,大家在一起各自诉苦,看来不只我一个人苦,她比我还苦,我不是最苦。这种小组交流,可引起共鸣,相互开导,也是一种调节,一种平衡。”

每一种文字的产生,都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、社会习俗、人文风情有关。江水县城周围被五块山岭包围,在古代这里是汉族势力的边缘,与瑶族势力范围相接,瑶汉生活习惯互相渗透影响。从字形来看,女书与瑶族文字近似,应有其影响的因素,但儒家主流文化是女书文化的基本价值观。江水民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,女性之间有较活跃的交往空间。一般女性要在本村或邻村结交同年龄的干姊妹,称为“老同”。有的女性在幼年时就由父母操办结交了老同。平时大家一起学习女红,到姊妹婚嫁时,要聚在一起帮着缝绣嫁衣,唱歌,在姊妹困难时相互救助。女人们通过女书进行同性间的往来,分享知识、记忆,建构自我。女书,

让江水的女人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之外,获得了一种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。这个空间不为男性开放,将父权、夫权排除在外,如赵丽明所说,“女书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混血儿,是历史合力的产物。”

女书的书写者常被称为“君子女”。难怪季羡林先生动情地说:“试想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精神,多么伟大的毅力,能不让人们,特别是我们男子汉们敬佩到五体投地吗?这难道不能够惊天地泣鬼神吗?”周有光先生则把女书称为“深山里的野玫瑰”。两位先生力荐女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推荐书,也被收录该书,拳拳之心令人感佩。

通过《传奇女书》,我们不仅看到女书之美,更看到女书背后一张张鲜活的女性面孔。她们曾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,如今随着社会大众对女书的关注,隐秘的话语空间逐渐开放。■



赵丽明著
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